

● ●

原著
译者

井上靖
雨音
辰巳

李青
王小蒙

孔子

陶光題



三秦出版社



井上靖
林雨

李青原著
王小蒙译

KONG

辰

孔子

儒苑題辭

三秦出版社

陕新登字 006 号

孔 子

林 音 李 青 译
雨 辰 王 小 蒙

三秦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湘子庙街 12 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省建筑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7.75 印张 160.9 千字

1992 年 8 月第 1 版 199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6000

ISBN7—80546—445—6/I. 97

定价：3.50 元

娘一。高卡朱斯也南只行歌怕尚高幅虹，並不，《典故·诗》里醉。这什吴“入”東林吳源心歌怕愁思子郎。番具不長入誰入，而醉。葉答怕賜同不在于美來歌善善來同相陪坐一下，而醉；（“入我並非，並燒入”）更真歌燒入，更真與貴長些近。宋著育入，你參育入，（“志”夷“遊”）想其育入醉。能隨志以何長逃長學代裝步進入娘一。高祖告飭也長妙不能相遠，作，醉，接，君，你隨學戒卓曲——毛案怕占自毒讀書而衣歌幹味詩學，林蘇森即生學東要，生學育達“詩六”矣。中魚栗正題鑒林言怕日平頭朴學說怕醉。歌斐味高歸州亦。

张岂之

已故日本著名作家井上靖对中国读者来说并不陌生，他对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有深入的研究，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珍品充满景仰之情。他写的《敦煌》和《孔子》是两部最有影响的关于中国历史的小说。但朴怕慧音子郎校外，題不；林音、李青、雨辰、王小蒙翻译了井上靖的《孔子》，用了很多的功力。这是一本翻译难度较大的书。因为作者在这本书里并不是浅显地描述孔子一生的经历，而是要透过孔子的活动写出他的深邃的人生见解，表述孔子关于人生和自然的种种哲理。因而译者不仅要有日语的修养，而且要具备关于中国传统历史的知识。总起来说，这本书还是译得非常认真的。

虽然孔子是中国春秋末期的大思想家、大教育家，他创立的儒家学派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孔子以前的西周时代，人们就在探求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人的特性是什么？当时已经有人提出，人的特性是“文明”（见

《书·舜典》)，不过，这种高尚的德行只有当政者才有，一般人并不具备。孔子思想的核心就是探求“人”是什么。他用了一生的时间来苦苦探求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他说，人能发现真理，人能弘扬真理（“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他说，人有理想（“道”或“志”），人有德行，人有操守。这些并不仅是当政者所有，一般人经过努力学习也是可以达到的。他在自己的家乡——曲阜办学，用礼、乐、射、御、书、数所谓“六艺”教育学生，要求学生们在德行、学行和体魄方面都能有所提高和发展。他的后学将他平日的言行整理汇集成书，名《论语》。这本书是了解孔子思想的最基本的读物。

写孔子是很难的。如果对他的时代以及他的深邃的思想缺少了解和体验，那是写不好的。《孔子》历史小说的作者井上靖从小就受到中国儒家思想文化的影响，而且在他的生命历程中不断地对孔子思想进行反思，从而变成了他自己的哲理，他对孔子智慧的体验。因此，读者们从《孔子》这本书里不但看到孔子的形，而且看到孔子的神（指思想实质）；不仅如此，读者还从这本书里看到作者井上靖对孔子思想的体验，而这些体验曾经给他以智慧和勇气，使他能够有毅力去克服困难和挫折，使他真正感受到做一个真正的“人”的幸福和艰难。在《孔子》这本书中有不少的长篇议论，聪明的读者们会从这些议论中感受到井上靖心灵的跳动，感受到孔子思想的冲击力，并不让人觉得沉闷。

读书，要从书中得到智慧，得到哲理，使我们更加热烈地拥抱人生。读书并不是为了追求惊险的情节，从而使我们的感官得到一时的刺激。有些书读后使人一生难忘，有些书刚刚读毕就使人忘却了其中的内容。而《孔子》这部历史小

说使人深思，给人以智慧。由于我有这样的读后感，所以我乐意为这本书的中译本写序。

1992年5月1日于西安

目 录

序.....	张岂之 (1)
第一章.....	(1)
第二章.....	(74)
第三章.....	(124)
第四章.....	(163)
第五章.....	(197)
后 记.....	(237)

既葬復哭而退。既而歸家責子曰：「吾子不以我為勤也。」子曰：「非也，吾子之服喪，心誠素音以繼春衣，憂早天喪，子最喪事，一時齊服而與爭三，服終而歸，子向風流，率往送之，則歸而哭，則歸而哭。」

既而歸，不盡喪事，時其又歸也，則時黃子已歸入于母，同喪而黃子步一

步，子亦步，子嘗服喪而與俱出，良苦也。而子是歲，始服喪，則時

黃子已歸入于母，子喪始絕，而墓子已死，去墮窓

而下。十二月奉君喪，要服喪，是六十四年服黃

子矣。葬丁後，服喪，去服而朝日奉君喪，黃子新

人奉君喪，葬丁亦至部，與所要一懸也。而歲時過得，樂弗畢，不

一歲于高丘也。目前，歲于高丘也。歲于高丘也。歲于高丘也。

先師孔子去世时，我也仿效其他弟子，在那都城北面、泗水旁边所筑的孔子墓地附近结茅而居，在那里服心丧三年^①，此后，移居到这深山之中，过着仅能糊口为生的日子，直至今天。时间过得真快，孔子去世至今不知不觉已有三十三年了。其间，我一直注意尽量避免与世人的来往。那是理所当然的事，因为我想，虽然远离墓地，但我一生，在有生之年，要在这里侍奉亡师。无论做任何事情，都要考虑到先生的愿望，就像仍然侍奉在孔子身旁一样度过每天。除此而外，像我这样不足道的人什么也不会做，更不敢想有益于世了。

正如大家所说的那样，在我们服丧三年以后，高弟子子贡又服丧三年，前后共六年时间。这件事即便我没有听说，我

① 心丧：旧时师死，弟子守丧，不穿丧服，只在心中悼念，称为心丧。《史记·孔子世家》：“孔子葬鲁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丧毕，相诀而去。”（译者注）

也早料到了子贡会这样做的。我们七十多人三年服丧期满的那天早晨，怀着难以言表的心情，准备各奔东西之时，大家收拾行李，先后向子贡辞别。三年期间服丧的一切事务是子贡一人承担起来的，经济上若是没有子贡的援助，我们的服丧也是不可想像的。

一走进子贡的房间，每个人都与子贡拥抱，然后又互相拥抱，流着泪做最后的告别。我也是那样。那时，从那里越窗望去，在孔子墓所的旁边，已经为子贡新修了一座茅庵。子贡那年四十六岁，他打算还要继续侍奉孔子三年。

像子贡那样侍奉亡师的做法，深深地感动了我。但这并不是我等所应仿效的。我想，要说此后还有在墓旁侍奉的人的话，子路、颜回死后，就只有子贡了，而且也只有子贡一个人。

刚才我提到子路、颜回的名字，这些师兄们的名字人们至今未忘，到今天还能传到你们的耳朵里，我真是太高兴了。子路六十三岁，颜回还年轻，才四十一岁，就都先于孔子去世了。

我嘛，我比颜回小五岁，不知不觉比颜回多活了三十年，比子路多活了八年，到现在已经接近七十三岁时死去的亡师孔子的殮年了。马齿徒增，实在令人惭愧。然而这也是天使之然。我要按我的方式，思无邪地度过余生。

如诸位所见，我如今过着隐士的生活，耕种着一点点田地，心中只念着尽量不受世俗的污染，按照自己的心愿生活，就这样送走了一天又一天。我想，心胸宽阔的孔子恐怕不会责怪我吧。“你这样就可以了。”我仿佛听到孔子的声音这样说。大概，孔子本来也很想过我现在这种生活，并且很迫切。

我，只有我，清楚地了解孔子的这一愿望。

但是，孔子没有那样做，也不可能那样做。他日日夜夜头脑中考虑的总是如何使这个纷乱不堪的世界变得好些，哪怕只能改变一点点，使遭受不幸的人们变得少些，哪怕只减少一个。他还把他的想法讲给人们听。“不能把眼光从这个乱世移向他方。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人们都无法脱离这个拥挤混乱的现实世界。难道不是吗？不与称做人的同类一起生活，难道打算和别的什么一起生活吗？归根到底，总不能与鸟兽同群吧。”我好像听见了孔子略含寂寞的声音，这是孔子在自言自语的声音。

可是孔子并不拿要求自己的标准去要求像我这样连他的弟子还不是的人。孔子总是极其宽厚的。“想进山就进山吧，洁身自好地生活吧。这样就可以了。”进山之后，我多次听到孔子这宽厚、和蔼的声音。

所谓天命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坦白地说，也是我们对孔子讲的那么多话中感到最难、最可怕的词。究竟什么是天？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确实如此。天默无一言，而四时运行周而复始，万物生长繁衍，而天默无一言。

孔子的确说过自己五十而知天命的话。我想这是他结束了亡命、游说生涯回到鲁国之后在众多弟子环侍的席上讲的话。反正，是他晚年讲过的话。对于孔子的这句话我想大家是心存疑问的，但是孔子在说这句话时，和平常一样不加一句解释，而是让大家自己去思考。

孔子辞世后，在服丧的后半期，以子贡为首的弟子们，将孔子生前的言论一一整理归纳并进行论证，力求以正确的原貌将孔子的话记录下来。我有时也列席旁听过他们的讨论。

记得在刚刚开始这种聚会时，好几个晚上一直热烈讨论的就是知天命呀、畏天命呀、天呀、命呀之类的话。当时我还没有完全从孔子去世的悲痛中摆脱出来，故而感到与收集孔子生前的话语，并一一加以讨论、论证的整个气氛相距遥远，所以已记不清当时究竟是如何诠释天命二字的。

撇开天命不说，究竟什么是天呢？孔子所认为的天是怎样的呢？我来到这座深山三十年了，每年都要思考几次天的含义，并试图深入到孔子所说的“天命”这句话中去思考，可总是碰壁之后，兜了个圈子又回到原来的地方。对诸位的提问，我只能谈一下自己思考的过程。

对于你们所提的这个问题，目前还是暂且不谈为好吧。这样可以避免错误。给我一至两月的时间，我就可以将我的想法加以整理归纳，然后再就孔子的天、天命问题向你们讲述我的理解。

这个问题暂且放一放。孔子故去三十三年了，听说在他生前讲学的学馆，现在由你们这些优秀的年轻人从各个角度来阐释他的学说，这真是件令人高兴和振奋的事情。我总觉得孔子辞世就像是最近的事，可是三十三年的岁月，一切都完全变了。孔子晚年的门弟子在老师死后，有侍奉诸侯的，也有隐居不见的，大家分道扬镳。我想，如果子贡服丧六年之后留在鲁都的话，先师亡故之后孔门中的事情多少会有所不同。可子贡原是卫国人，而且不知不觉已近五

十岁的年纪了，故而他回到故国也是不得已的事。

子夏、子张、子游这些孔子晚年的弟子们在三年服丧完了之后，曾有一个时期留在先师讲学的学馆。但听说他们分成了几派，对“礼”各有不同的解释，主张不一。后来就渐渐听不到他们的消息了。子夏回到了故国卫国，子张、子游各自的故国陈国、吴国虽已灭亡，仍回到了故乡。要说年轻，他们只比我小十岁左右，有机会便回到自己的祖国去，这也是极自然、顺理成章的事。正因如此，孔子的学说通过这些优秀的弟子们，在黄河、淮河流域和中原各地广为传播开来。

在讲学的发源地鲁都，有关孔子的一切，通过孔子晚年弟子们的手，如今就要交付到背负了时代重任的你们的肩上。孔子的学说，在他死后，必将由他所不认识的下一代人继承和弘扬下去。我坚信这一点。

不是吗？为了不使孔子众多的重要言论有任何缺失，你们进行了大量搜集和整理！然后又对其作出正确的理解和诠释，仅仅这些，就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作。相比之下，自己在孔子生前，只是侍奉在他身边，漫不经心地度过了一天天，真是感到无比愧悔。

这暂且不谈。诸位特意来此，我希望我所讲的能够对你们有所帮助。今天我先从你们所提的几个问题中，选择“孔子教团与我之间的关系”这一话题，好吗？没有什么准备，可以大概谈谈。至于别的几个较深的问题，就请等下一次或再下次你们来时，我准备了以后再谈。

如你们所知道的那样，我与他的弟子们不同，是中途无意中加入了孔子的教团，就那样留下来侍奉先生的。在孔子

的晚年，我也不是被谁命令着，^也不是受人劝说^{而是}而是按照自己的心愿干着教团的杂活，^一有空闲，就尽量置身于能够聆听到孔子声音的地方。我就是这么一个粗枝大叶的人。如果我也被称做孔子的学生，孔子听了大概会宽厚地笑了吧，其他的弟子们，也许或多或少会露出困窘的表情吧。^{这不但是吴}这就是我。作为谈话的顺序，请允许我先从我自己的情况谈起。现在太阳还不太高，我想在黄昏临近之前，归路尚未变暗的时候，结束这次谈话。

我出生在蔡国。有好多年没有谈起过它了。提到它，我的眼前就浮现出那笼罩在沙尘中的土筑的村落，荫庇着它的稀疏的梧桐林，^{梧桐边那汪洋一般流淌而过的汝水。}这一切深深地打动着我的心。

据说蔡国是周武王之弟蔡叔度为了统治殷国的遗民，将颍水、汝水流域划为封地而建立起来的。那时的都城，并不是我出生和生长的新蔡，而是位于汝水上游的上蔡。

在上蔡建都的蔡叔度，在武王死后，举起了反叛周王朝的旗帜，最后失败，导致国家灭亡。他的儿子胡复兴了亡国，使蔡国的命脉得以保存下来。这样想来，蔡国从建国之初起就十分艰难，似乎注定了要经受动荡多变的历史命运。

定都上蔡的蔡国，最初推戴周王朝，当时算得上是中原诸侯国之一。可那是周王朝鼎盛时期的事了。不久以后，吴、楚等包围着中原诸国的外围的大国开始向中原扩张势力，那以后蔡国就开始了惨淡苦难的历史。

说起苦难的历史，中原各诸侯国大概都一样吧，而蔡国

的苦难史的大部分，是与南面相邻的夷狄之国楚国之间的争执。

蔡国以上蔡为国都历经了十八代五百年。这期间，它的南方多次受到来自大国楚国的扩张和压迫，数不胜数。其中最明显的一次是十三代哀侯时，受到楚文王的大规模讨伐。当时蔡国老百姓的悲惨生活，被以各种各样的形式记载了下来。其后到了十八代灵侯时，由于楚国的阴谋，灵侯被暗杀，国家亦濒临灭亡。直至两年后平侯迁都新蔡才复兴了国家，可迁都也有楚国的作用在里面。这样一来，虽说是复兴了国家，可也只能作为楚国的附属国。我们就是听着这样的国家苦难史而长大起来的。

蔡国落下了十八代五百年上蔡时代的帷幕，进入了新蔡时代。迁都新蔡是平侯二年（注：公元前五二九年），即我出生十三年前的事。

我小时候常常从大人们那里听到说旧都上蔡是一个多么好的城市。它的历史又是那样多灾多难，作为五百年间的国都的地方，它一定有着临时建造起来的新蔡所没有的独特之处。可对于生长在新蔡的年轻人来说，那些大人们没完没了的唠叨，听起来总有一种难言的悲哀。大概十二三岁时吧。有一次，我们几个孩子被大人们领着，沿着汝水北上，走了四天的路，来到了旧都上蔡。不愧是大城镇，道路纵横交错，路两旁商铺鳞次栉比，附近村子来这里买东西的人们，熙熙攘攘，热闹非凡。可那是迁都新蔡后，由城里搬出来的人们新建起来的街道。

在距这里不远处，横陈着上蔡城邑的遗迹。它已经变成大平原中的废墟了。城壕已经全被埋住了，城墙已倒塌，到

处残败不堪，满目荒凉。

我们登上了城墙的一处缺口。向下俯视是一片半毁坏了的无人居住的土屋，远远地掩没于丈把高的杂草丛中。柏、银杏、槐、柳树四处丛生，只有它们茂盛地伸向天空。曾经在这里居住过的大人们无比怀念的旧街道，已完全被草遮没了，消失得无影无踪。举目远眺，废墟大概有新蔡城邑近两倍的大小。

城墙上的走道大得足可以操练军队，我们站在宽阔的走道上，凝视着那四四方方的旧都的惨不忍睹的残骸。这时，一大群不曾见过的飞鸟，排列成好几队从大废墟的上空斜斜飞过。它们那充满生机、庄严整齐的队阵，至今仍深深地刻在我脑海里。

对我们这些出生在新蔡的少年来说，与旧都上蔡相比，如今的新都新蔡的城池显得格外美丽和壮观，对于能够在这里生活，感到无以言表的喜悦，并且内心充满了希望。

还是回到原来的话题吧。不知什么原因，多年以来蔡国一直受着楚国的欺凌，迁都新蔡后蔡与吴结成同盟，也许是迫于吴国的要挟吧，恐怕当时的情形怎么都不好办。蔡国与吴国一起联手出击楚国，在柏举大破楚国主力，横渡汉水，作为胜利者进入了楚都郢。那是昭侯十三年，迁都新蔡后二十三年，我十一岁时的事。

攻破了不共戴天的宿敌楚国，举国上下沉浸在极度兴奋之中，在我孩童的心中留下了清晰的印象。姬姓的蔡国，作为周王朝的一族，与夷狄之国楚有了几百年的关系，这是唯一一次得以多少一泄心头之恨的事情。

我第一次对历史产生兴趣，是由于这次对新蔡的考察。

可这做梦一般的胜利，早晚会受到楚国凶狠的报复。十二年后，昭侯二十五年时，早就注定了的这一天终于来了。楚军突然包围了都城新蔡，提出了把都城迁往楚国内地的强硬要求。不用说，作为蔡国，除了接受毫无办法，国中陷入了极度混乱，这时，吴国又插了一手。

吴国抢在楚国之前，一夜之间将军队开进了新蔡城中，逼迫将都城迁往遥远的吴国势力控制下的州来。这转瞬间突发的事件，不可思议的迁都，都发生在我二十四岁那年。

迁都，不用说就是改封领地，但改封领地并不可能把全国老百姓都迁走，有一半人走不了，于是作为新蔡的遗民留了下来。

蔡国不得已突然迁到州来的前后情形，让我从楚军进犯讲起，详细地告诉诸位。

刚才谈过，突然之间，战车如云的楚国大军包围了蔡国都新蔡。那是在昭侯二十五年（注：公元前四九四年），漫长的冬季刚刚结束，汝水开始渐渐变暖的时候。楚军用了九天时间，不分昼夜地构筑工事，在城门通向路口的地方筑起了堡垒。堡垒厚一丈，高二丈，彻底切断了城内外的交通联系，此外东西南北几个门，也已经全部被楚国的战车部队控制了。

蔡国将大部分兵力都派往了边境，都城的护卫最为薄弱，因此只有任楚军任意胡为，束手无策。堡垒修好，楚军即屯兵于此，呼叫蔡国人投降。此后连续几天，每天早晨都可以看见害怕城内会变成战场的蔡国老百姓们，分成男女两组，走向屯扎着楚军的堡垒。可是，受

楚军威吓走出城门的老百姓人数并不多，大部分人仍留在城中。本来王侯是一直想了解的，但平定十三州后，似乎二
顾避这期间街头巷尾流行的传言说，当政者答应了楚军的要求，将向楚国内地迁都。由于受阻于堡垒，没有人出入，街道变得出奇的安静，洒落在街道上的春日的阳光，也令人感到十分的虚无。
我矣迁都的传闻变成事实是在秋天了。因为蔡国将迁到较近的江水（扬子江）以北、汝水以南的地区，老百姓要一个不剩地开始作准备。这样的通知被到处传布着。
留君街道一时骚然了，可立刻又恢复了安静。因为每个人都有许多事情需要冷静地思考。

四处流传着不久就必须搬往新邑的消息，以至于要往哪搬，做什么准备才好，大家又都茫然无措。

就在这惶惶不安的气氛中一年结束了，迎来了昭侯二十六年。将城外的民舍和农家当做兵营的楚军，仍然包围着新蔡，可此外也不见有什么新的动向。年后，又重新张贴出迁都的布告，可街上意外地安静，没有什么骚乱。从春天到夏天这段时间，流传着迁都取消了、不迁都地点变动了等等众说纷纭的小道消息。
夏末贴出了布告，通知迁都的时间在十月，新都在江水、汝水流域的土地肥沃的平原地区，老百姓都得做迁徙的准备。到这时，新蔡才出现了骚动。同时，包围了一年之久的楚军也开始撤兵了。
楚军一开始撤兵，大家觉得迁都之事已不可改变了，并且迫在眉睫了。可即便到了这个时候，街上人们依然你来我往，看不出迁都的迹象。与过去由上蔡迁到新蔡不同，那次